

日漢翻譯藝術

陸松齡編著 · 商務印書館



日漢翻譯藝術

陸松齡編著 · 商務印書館

日漢翻譯藝術

編著者——陸松齡

出版者——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香港皇后大道中35號

印刷者——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75號

版次——1982年9月初版

©1982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ISBN 962 07 1028 2

管見點滴（代序）

《日漢翻譯藝術》一書與讀者見面了。這是日語界的一本創新著作，也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日漢翻譯專著，能供中外讀者使用，值得慶幸。

《日漢翻譯藝術》繼承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總結了前人成果，在深刻理解民族翻譯思想史的基礎上，發展與豐富了信、達、雅這一翻譯準則，並靈活地運用於翻譯實踐，提出了“日漢詞彙的區別與翻譯處理法”，“日漢句子的區別與翻譯處理法”，“日語形象性詞語和熟語的漢譯處理法”建立了從理論到實踐的比較完整的體系，創立了一門新的課程，解決了日漢譯界的不少難題。

縱觀歷史，譯界一直有“直譯”與“意譯”兩大學派。前者如過於強調直譯，則往往成了佶屈聱牙的“死譯”，甚至曲解原文，反而失實。後者如過於強調意譯，則往往把原文譯得面目全非，成了“胡譯”。著者綜合兩學派之長，提出了“要概念對等地翻譯，不要字面對等地翻譯”這一主張，即在透澈理解原文的基礎上，結合上下文，融滙貫通地悟出原文表達的基本概念，然後按此譯成對等概念的漢文。這確是一種創新見解。

國內現有《翻譯技巧》一類講義。技巧者，模式、套式一

類也。由於譯者知識廣深的不同，文字能力的差異，風格的不一，因此絕無劃一的翻譯模式與套式。過多談論翻譯技巧，往往會束縛讀者的思路。

翻譯本身是一門藝術。本書從修辭學的角度出發，對比、分析日漢兩種語文的區別，提出了各種翻譯處理方法。因此，本書確是較高於“翻譯技巧”一類的翻譯藝術專著，同時也為“翻譯是一門藝術”正了名。

本書將為學習日語的炎黃子孫，為學習漢語的日本朋友，增加裨益，成為雙方交流的一種橋樑。

日語教授 陳濤

於北大承澤園

1982年6月時年八十歲

汪 序

陸松齡君所撰《日漢翻譯藝術》一書行將付梓，余承囑作序，茲略評介如次。

陸君松齡，江蘇無錫人也。五十年代初，就讀於北京大學，攻日本語言文學，為已故長友徐祖正教授之高材生，成績優異，同窗讚嘆。畢業後，長期從事翻譯與日語教育工作，多年致力於日本語言之研究，於現代日語修辭學和日漢翻譯技巧方面，尤為擅長。

陸君此作，着重比較漢日之異同，着意歸納翻譯實踐之規律，對於被動句、使動句以及長句等的處理，條理清楚，闡述詳盡，既繼承前人之成果，又不乏獨得之創見，誠佳作也。

此書問世，不只為廣大日語讀者之喜訊，又必將有利於中日友好文化交流，可預卜也。是為序。

汪大捷

北京對外貿易學院日語教授

1982年77歲於北京

前 言

語言是人類社會的交際工具，爲了促進與日本的交流，近幾年來，居住在中國(大陸與台灣)和東南亞各國的炎黃子孫，都在努力學習日語。人們在學習日語的過程中，都有一種共同的感受，即當閱讀日文書籍和報刊時，即使能看得懂，能理解，但要口述就比較困難。即使能口述，而要動筆就比較費腦子。即使能寫得出來，但譯文往往並不十分理想。原因何在呢？這主要是因爲還沒有掌握好翻譯藝術的緣故。

翻譯藝術是獨立於語法課、獨立於精讀課、獨立於會話課之外的一門專門課程，也是一門專門學問。以往，在日語教學中，各門課程雖然開設齊備，但大都不設翻譯藝術課程。有的學校雖然開設了翻譯課程，但也都屬於“翻譯習作課”一類。學生在課堂上做翻譯習作，繳交老師批改後，下一課由先生講評，如此而已。因此學生都沒有受過翻譯藝術的教育與訓練，對翻譯中的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僅一知半解。這是日語教學中的一種弊病，阻礙了學生日語能力的提高。有鑑於此，編寫“翻譯藝術”這類書籍已是燃眉之急的任務。

著者從事翻譯工作十五年，以日語教學爲專業也有多年。二十多年的筆墨生涯中，積累了一些體會，現在加以條理化、系統化，整理成《日漢翻譯藝術》一書，獻給廣大日語愛好者，爲

他們攻讀日語，提高日語能力提供一些方便。

本書分緒論、日漢詞彙的區別與處理、日漢句子的區別與處理、以及日語形象性詞語和熟語的處理四大部分，並列舉出現在日文書籍和報刊中的例句1040條進行講解。在“緒論”中介紹了一些中華民族的翻譯史與翻譯思想史方面的知識，並重點舉例介紹了信、達、雅這一翻譯準則的理論問題。在“日漢詞彙的區別與處理”部分，着重介紹了詞義與選詞、詞性轉換、詞量變化，以及謂語動詞附加成分的譯法。在“日漢句子的區別與處理”部分，着重介紹了句子成分位置的轉換、句子成分的轉換、被動形式的處理、使動形式的處理、長句處理，以及句子意義的引伸與正反表達。在“形象性詞語和熟語的處理”部分，介紹了形象性詞語和熟語(成語、諺語、俗語)的一些處理方法。

本書的舉例涉及文學、日本政治、科學技術以及日常用語等方面。自學讀者在掌握基本語法，具有一定閱讀能力的基礎上，即可使用本書。各類日文學校亦可用作“翻譯課程”的教材。此外，也可供在日本學習漢語的學生，作為“日譯漢”的教材。

在本書編寫過程中，北京商務印書館的陳應年先生在百忙中提供了很多資料，著者在此謹表感謝。

最後，由於著者水平有限，錯誤與不足之處在所難免，謹望日語界的諸位先生以及廣大日語愛好者批評指正。

陸松齡 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一九八〇年秋

目 錄

1 緒 論	1
第一節 翻譯與翻譯理論.....	1
第二節 翻譯標準.....	6
2 日漢詞彙的區別與處理	27
第一節 詞說.....	27
第二節 選詞(一).....	28
第三節 選詞(二)：詞義搭配.....	59
第四節 選詞(三)：詞義的引伸、詞義的互相 轉換及詞義的正反表達.....	78
第五節 選詞(四)：詞義的具體化與概括化.....	91
第六節 詞性的轉換.....	99
第七節 詞量的變化.....	107
第八節 謂語動詞附加成分的譯法.....	114
3 日漢句子的區別與處理	141
第一節 句子成分位置的轉換.....	141
第二節 句子成分的轉換.....	150
第三節 被動形式的處理.....	158

第四節	使動形式的處理	170
第五節	長句處理	177
第六節	句子意義的引伸與正反表達	186
4	形象性詞語和熟語的處理	192
第一節	形象性詞語	192
第二節	熟語	199

1 緒 論

第一節 翻譯與翻譯理論

一 翻譯的產生

語言是人類交際的極重要的工具，人們利用它來交流思想，以達到彼此了解的目的。語言是直接與思維聯繫的，它把人的思維活動和認識活動的結果，用詞及由詞組成的句子記載下來，鞏固起來，這樣就使人類社會的思想交流成了可能。

人類社會的思想交流，不僅在集團內部是必需的，在各個集團之間，在各個民族之間，同樣也是十分需要的。但是，通曉各種語言，或者通曉國際上最為流行的幾種語言，決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做到的。因此，必須有一種媒介，使操各種不同語言和具有不同思想的人，能夠進行互相交流，彼此了解。這種媒介就是翻譯。

因為翻譯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所以翻譯所包括的內容範圍是非常廣泛的。文藝作品、科學技術著作、業務資料、政治論文、外交文件、新聞報道、演說和談話等各種材料，都可以由甲種語言翻譯成乙種語言。

二 翻譯是語言方面的一種 創作藝術

如上所述，翻譯就是把某一種民族的語言文字譯成另一種民族的語言文字，以便利各民族間的交流和了解，從而使民族、國家間的關係得到發展，人類社會的文化，也日趨繁榮昌盛。因此，翻譯任務是極其艱巨的，翻譯工作是非常複雜而細緻的。翻譯決不是一種複製式的改作，而正是英國人克羅齊（Croce）所說的，是一種“創作”，（not reproduction, but production）^①。也是蘇聯人費道羅夫所說的“翻譯是語言方面的創作活動形式”^②，林語堂所說的“翻譯是一種的藝術”^③。

就翻譯的過程來說，既然要翻譯，則首先要了解原作，而且對原作必須有透徹、準確的了解。其次，必須在就要譯成的語言裏，仔細尋找和挑選恰當的表現形式——包括詞、詞組、語法等形式。這就是說，譯者必須把原作的思想、內容恰如其分地傳達給讀者。同時爲了使譯文容易爲讀者所了解和掌握，文字必須符合語言的習慣和規範。這就要求譯者花費一番腦力勞動，仔細尋找、反覆推敲、認真挑選相等於原作的各種表達手段。這種尋找、推敲、挑選的功夫，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是創作性的活動。

其次，就原作來說，它的思想內容與表現形式都是辯證地統一的，也就是說原作是思想內容與表現形式的統一體。既然如此，那末就要求譯文也能達到同原作相等的思想內容與表現形式的完美統一。譯文達到了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美，它就是一件藝術品。再次，譯文除了要正確表達原作外，還要求有文字

之美，也就是說譯文除了實用之外，尚須有美感，讓讀者領受到一種快感，這在文藝作品的翻譯方面，尤其如此。因此，翻譯是一種藝術，是語言方面的一種創作藝術。

原作與譯文雖然都是一種創作藝術，但兩者畢竟有明顯的不同。前者是寫作方面的創作藝術，它可以根據作者要寫的具體的思想內容，進行這樣那樣的構思，無多大拘束地振筆大書。而後者是翻譯方面的創作藝術，即譯者就原作的思想內容，進行忠實而確切的翻譯，並力求達到文字上的美。由此可知，翻譯方面的創作藝術是受到原作的種種限制的。在這個意義上講，翻譯方面的創作藝術似乎比寫作方面的創作藝術要難一些。因此，翻譯工作本身對譯者提出了如下的嚴格要求。

I 要通曉原作的語言：

通曉原作的語言是譯者必須具備的首要條件，是透徹了解原作的前提。衆所周知，對原作了解得透徹與否，或透徹的程度如何，首先取決於譯者的來源語言水平，其次是某種專業知識。

進行日漢翻譯者當然要通曉日語，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有扎實的語法知識，熟知豐多的詞彙（其中包括普通詞彙、某種專業術語及外來語）和相當數量的慣用型，以及某些形象性語言（如文學語言等）和熟語（包括成語、諺語和俗語）。即使是科技文獻的翻譯，也必須掌握一些形象性語言和熟語，因為自六十年代以來，科技文獻中的形象性語言和熟語有大量增加的趨勢。

II 要有相當的漢語水平：

透徹了解原作，靠的是來源語言水平，而在表達原作的思想內容時，就得看譯者的漢語水平了。即使通曉某種外語，如

果漢語水平欠佳，結果也不能忠實而確切地用漢語來表達原作的思想內容。漢語水平的高低，主要見於譯者的現代漢語語法和修辭的水平，對形象語言與熟語等方面的表達力。

III 掌握一定的專業知識：

即使精通某種外語，而且漢語水平也很高，但如果沒有一定的專業知識，也不能做好翻譯工作。理由很簡單。第一，將不能透徹地了解原作，往往鬧出笑話來。即使動筆，也總是離不開原文的語法框框，生搬硬套，使人不知所云。第二，即使勉強譯了出來，也往往出現不少外行話，引人發笑。因此，掌握專業知識是很重要的。

學習與掌握專業知識時，必須兼顧“博”與“專”即“廣度”與“深度”兩個方面。

三 翻譯理論是一門科學課程

任何理論都不是從天而降的，也不是什麼聖賢憑空構思出來的，因此都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

翻譯理論是從翻譯實踐中歸納出來的一些系統性的規律。和其他理論一樣，它同樣要回到實踐中去指導實踐，接受實踐的檢驗。因此，翻譯理論的任務是，一方面要分析、綜合翻譯中存在的事實和現象，最後加以總結，得出系統的、規律性的東西來。另一方面要把研究所得的各個個別翻譯問題的結論，作為翻譯實踐的理論根據，來指導翻譯實踐活動，使這種理論根據，能在翻譯實踐中成為尋找和選擇必要的表達手段的指南，並在實踐活動中使譯者從這種理論根據找到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法。

既然翻譯理論的研究對象和服務對象都是翻譯，那末這就決定了它的科學價值，它已獨立地成爲一門科學課程了。

翻譯是一種創作藝術，它與語言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所以如果它脫離了語言，那末翻譯的一切作用，例如社會政治作用，社會經濟作用，文化知識作用，以及藝術作用等等就都不能實現了。因此，翻譯理論就是語言學的研究，就是說從兩種不同語言之間的相互聯繫和修辭對比入手，進行研究。翻譯理論雖然與詞彙學、語義學、語法學、修辭學以及語言史等學科有密切的聯繫，但它畢竟有以下兩個特點。

(1) 經常對比與分析兩種語言之間的現象，並綜合這些語言現象，得出系統的規律性的結論。因此，翻譯理論的研究的性質涉及了兩種語言。

(2) 用綜合方法，在語言現象的相互作用中來研究語言現象。因爲翻譯中的重要問題不是如何適應某一個個別的特徵，以及各個個別特徵的單純的總和，而是如何適應一個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的整體。

這兩點是翻譯理論特有的。所以，翻譯理論是一門科學課程。

翻譯決不是什麼“文字搬家”，而是一種複雜的語言創作活動，涉及到兩種語言，涉及到這兩種語言的語法、詞彙以及表現方法等等，因而兩種語言相互對比的規律，必然要在翻譯過程中顯示出來，這樣將研究所得的許多材料加以系統化，就可以得到一些總結。也只有這樣，才能使翻譯理論成爲一門以研究語言規律爲基礎的獨立的科學課程。

參考資料

- ①轉引自林語堂《論翻譯》一文；見吳曙天編《翻譯論》，26頁，光華書局1933年版。
- ②費道羅夫《翻譯理論概要》，頁9～13，中華書局1955年版。
- ③同註①，頁27。

第二節 翻譯標準

一 中華民族的翻譯史與 翻譯思想史簡述

I 古代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我們的祖先用辛勤的勞動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在這樣悠久的歷史中，中華民族與別的民族進行通商、文化交流等活動。爲了克服語言方面的困難，溝通思想，於是就產生了翻譯。因此，中華民族也有着悠久的翻譯歷史，積累了極爲豐富的經驗，成爲可貴的民族文化遺產之一。

根據史書記載，我們中華民族的翻譯歷史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東漢初期，如《隋書·經籍志》中說：“至漢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靜，賡經至洛，翻譯最爲通解。”“翻譯”在《後漢書·和帝紀》中又稱爲“通譯”，如該書寫道：“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後來又稱“通事”，如宋朝周密在其著作《癸辛雜識後集》中說：“譯者，陳也。陳說內外之言，皆

立此傳語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謂之通事。”現在通稱為“翻譯”，有時單稱筆頭翻譯為“筆譯”，口頭翻譯為“口譯”。

從史書記載看，翻譯大抵起源於佛教經文的傳華。

縱觀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史，東漢到南北朝時是佛教的吸收時期，佛教徒的主要貢獻是翻譯經文，其次才是闡發教義。隋、唐兩朝是佛教的融化時期，佛教徒的主要貢獻是創立“宗派”（學派），形成中國化的佛教哲學，這時翻譯退居次要地位，但譯經的成熟程度與成就此時均已達到頂峰水平。

翻譯質量的逐步提高，是和翻譯經驗的長期積累有關的。在初期，採用直譯法。在成熟期，則採取意譯法。

A、直譯派

中國最早譯出的佛經，據傳是攝摩騰與竺法蘭合譯的《四十二章經》一卷。攝摩騰與竺法蘭都是中天竺人，東漢初期來到中國。他們合譯的《四十二章經》約二千多字，模仿《論語》體裁，用典雅的文字闡述佛學要旨，這無疑是佛教徒的一種著作，只是託名翻譯，並非實有原本。

外國和尚到中國來，首先要學漢語，這是比較困難的事，如果要學漢文，當然難度更大。因此，在開始傳教時，只能口說一些大意，不能翻譯成文字。後來，隨着佛教徒的逐漸增多，有人學習外國語——梵文，這樣才使翻譯經文成爲可能。東漢桓帝時，安息（即波斯）人安靜來到洛陽，前後二十多年，翻譯了佛經三十多部。翻譯程序是安靜口說，漢人嚴浮調記錄。譯家稱頌安靜的譯本是“辯而不華，質而不野，爲羣譯之首”。與安靜同時，有月支國和尚支讖的，也在洛陽翻譯佛經。翻譯程序也與安靜一樣，即由支讖口說，漢人孟福記錄，共翻譯了佛經十部，被譽爲“深得本旨，不加文飾”。安靜、支讖是中